

三 K 党徒的美国总统群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22)

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正是“三 K 党”最为疯狂的年代。他们为了确保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莱娜州的政权紧紧地掌握在白人手里，“三 K 党”倾巢出动，羞辱、凌辱甚至屠杀非洲裔美国人，主要目的是警告、恐吓和阻碍非洲裔美国人，迫使他们不敢前往选举站投票。

“三 K 党”这一毒招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非洲裔美国人一来觉得自己那一票，毫无作用，不投也罢，二来惧于躲在暗处的“三 K 党”发现自己投票后会来秋后算帐，因此就破罐子破摔放弃投票了。以密西西比州为例。根据 1960 年的美国官方调查显示，非洲裔美国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42%，可是只有 2% 的非洲裔美国人愿意或者敢站出来投票。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自由黑奴的问题，和日益使人担忧的“白人至上”的不良歪风，美国国会于 1865 年 3 月 3 日通过立法成立了专事管理非洲裔美国人事务的“弗里曼管理局”。

“弗里曼管理局”主要的任务是协助获得了自由后的美国前黑奴们，进行系统性地教育、安排工作和提供健康医疗服务，使他们尽快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两年之内，“弗里曼管理局”成绩可观，它们投入了 1,700 万元，兴建了 100 多间学校，100 多间医院，并尽可能地保障刚获得自由的黑奴们的住家与温饱。

1866 年 2 月，当美国国会再接再厉，为“弗里曼管理局”增加经费时，竟然被约翰逊总统运用美国总统特权将之否决掉。1866 年 4 月，美国国会鉴于南部诸州的州法仍然禁止非洲裔美国人投票、当陪审员，及出庭指证白人的罪行、携带武器等等，于是通过了一部使人振奋的《民权法案》，意图将这些《吉姆·乌鸦法律》废除掉，可是又被约翰逊总统运用美国总统特权，大笔一挥，将之否决掉了。

1866 年的选举，将大量有远见卓识的年轻的共和党人送进了美国国会，迅速地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主要是要重建被内战打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和人心的《重建法案》，这部法案为美国的重建计划定下了法律上的基础和未来全美国人民努力的方向。

《重建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创设了两大诉求：如果南方诸州允许非洲裔美国人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而其州议会批准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的话，联邦政府就会接受他们重返联邦大家庭。

约翰逊总统对这种民权法案毫无好感，于是乎故伎重演，又运用美国总统特权将之否决掉。可是这次不灵光了，他碰了美国人民的硬钉子，就在约翰逊总统将之否决掉的当天下午，美国国会就用反否决的议会立法程序，重新再度投票，以四份之三的高票通过，使之成为有效的美国法律，付之执行。

这次成功的反否决法案，不但惹火了约翰逊总统，惹火了南部诸州，也惹火了南部诸州的残兵败将们，他们为了这条使他们觉得有失尊严的《重建法案》，聚众商议，决定要用实际行动，给那些年轻的小国会议员们一点颜色看看，同时借机挽回美国南部因为军事失败而带来的颓势，就在同一年，地下恐怖主义组织“三 K 党”应运而生。

要谈论“三 K 党”，要了解三 K 党，就必须先要了解当年“三 K 党”所处的背后大环境。“三 K 党”是美国南北战争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斗争后遗症的必然产物。美国的历史学家将“三 K 党”的发展史，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865 年至 1870 年，会员高达 55 万人；第二阶段是从 1915 年至 1944 年，会员高达 600 万人；第三阶段是从 1945 年至目前为止，会员只剩下三千余人。

1865 年 12 月 24 日，在圣诞节的前夕，有六位战败的前“联盟美国”残兵败将，约集开会，商讨未来。他们是约翰·莱斯特(John Lester)、杰克·克罗(Jack Crowe)、喀尔文·琼斯(Calvin Jones)、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弗兰克·麦科德(Frank McCord)和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ed)。

这六位残兵败将不甘心美国非洲黑奴被林肯总统所解放，于是纠集了一些残兵败将和前“联盟美国”余孽，在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市(Pulaski)托马斯·钟斯法官(Judge Thomas Jones)的办公室里，召开“三 K 党”成立大会，并且正式定名为“三 K 党”。

所谓的“Ku Klux Klan”，原文来自希腊文的“Kyklos”，翻译成英文，是“无始无终的兄弟”的意思，“Klan”是来自苏格兰人的口语，指“干净”之意。这个以凶狠残暴毫无人性专以歧视有色人种为诉求的暴力集团，在美国南部横行霸道，使人闻风丧胆，暗地里呼之为“南方的隐形皇帝(The Invisible Empire of the South)”。

1867 年夏天，“三 K 党”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Nashville)召开全国党员大会，全国的“三 K 党”代表群集该市，商讨“三 K 党”的发展方向和斗争策略。由前南方“联盟美国”的乔治·戈登陆军准将(Brigadier General George Gordon)在大会上提出“三 K 党”的政治纲领，主张白人至上，无与伦比的至上，任何其他的种族，都没有他们干净，都没有他们伟大，都不配称之为人类，都死有余辜，都死不足惜。

这种歪理和怪论，居然被“三 K 党”徒们视为《圣经》般的信条，尤其是得到了前“联盟美国”的败军余孽和前黑奴贩子们的大力支持。狂热信仰加上切身利益，是“三 K 党”特别的仇恨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根源。

戈登和“三 K 党”徒们最初理想的首位大魔头人选，是前南方同盟美国统帅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dward Lee)。由本来就是“三 K 党”的罗伯特·李将军出任该职，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但由于个人健康与政治立场的原因，罗伯特·李拒绝之。他在回信时写道：“我对你们组织的支持必须要保持绝对的隐形。”这就是“三 K 党”的外号“南方的隐形皇帝”的历史来源。

戈登又提名公推前“美国联盟”败军之将内森·贝德福·福雷斯特将军(General Nathan Bedford Forrest)为“大魔头”，“大魔头”是“三 K 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操控着党员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福雷斯特之被推选为“三 K 党”最高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他于 1821 年 7 月 13 日在田纳西州查普希尔市(Chapel Hill)出生，他的父亲威廉·福雷斯特(William Forrest)是一位打铁匠，母亲米里亚姆·贝克(Miriam Beck)是一位家庭主妇，他在家中的 12 位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

福雷斯特于 1838 年去世，17 岁的福雷斯特就成为了一家之主。福雷斯特是一位胆色过人且好勇善斗之人，这可从他对付敌人的手段上就可以看得出来。1841 年，他跟随叔父乔纳森·福雷斯特(Jonathan Forrest)前往密西西比州赫南多市(Hernando)经商。

在 1845 年时，福雷斯特因口角而被当地的土霸王“马特洛克兄弟帮(Matlock brothers)”所杀，福雷斯特大怒，拿着只有两颗子弹的手枪，冲进了“特洛克兄弟帮”的开会场所，两枪击毙了两个敌人，再徒手重伤了围拢上来的两个敌人，手段暴戾，气势壮烈，震慑群敌，再也没有人敢来招惹他。

福雷斯特不但拳脚利落，还有着精明的生意头脑。他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设立总部，靠着从事贩卖非洲黑人奴隶、房地产投资与利用黑人奴隶的免费劳力种植棉花而致富。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福雷斯特以拥有150万元的身价而成为美国南方的首富。

1858年，财大气粗的福雷斯特当选为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议员，开始了他的富而优则仕的政治路程。南北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自己的奴隶生意和奴隶利益，他毅然加入了美国南方叛军，从军队的基层下士干起，积功晋升至少将，可见其过人的能力，绝非泛泛之辈。

南北战争期间，福雷斯特的心狠手辣和痛恨黑人的心态，在1864年4月12日的“皮烙堡战役(Fort Pillow, Henning)”中显露了出来。在密西西比河边的皮烙堡，福雷斯特下令将战败投降的美国联邦军包围住，用刺刀和子弹，屠杀掉了380位黑人士兵，为了掩饰这种战争罪行，他连美国陆军的297名白人士兵，亦同样的被他下令屠杀殆尽。

福雷斯特身高6尺2寸，体重210磅，肌肉结实，孔武有力。为了杀人顺手，他将自己的超重佩剑两面开锋，务求达到见血封喉之目的。福雷斯特的冷血、蛮干、思想偏激且迷信白人至上论，正是“三K党”头子的不二人选。

党如其名，名如其党。“三K党”头子们的称呼，都是如此，比如说其他的“头子(The Den)”“大恐龙(The Grand Dragon)”“大巨人(The Grand Titan)”“大独眼巨人(The Grand Cyclops)”“大贤士(The Grand Magi)”“大道士(The Grand Monk)”“大土耳其(The Grand Turk)”“大守护神(The Grand Sentinel)”“大领袖(The Grand Kleagle)”“大书记(The Grand Scribe)”，普通会员则被称为“食尸鬼(The Ghouls)”。

美国国会从一开始就留意着“三K党”的非法活动，并于1870年通过了以保障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利为主要诉求的《强制法案(The Force Act of 1870)》，硬性规定任何阻碍或破坏公民投票的行为均为触犯联邦的刑事罪。在这条法案的威力下，数以百计的“三K党”暴徒被关进了监狱。

从1867年至1869年，福雷斯特是三K党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者，在位两年后，他感到“三K党”和自己都已经达到了既定的历史使命，于是下令解散“三K党”，结束武装斗争，自己以身作则，宣布辞职。福雷斯特死于1877年10月29日，得年56岁。

“三K党”的第二代大魔头是威廉·约瑟夫·西蒙斯(William Joseph Simmons)，他的“大魔头”的头衔不是经过选举或公推，而是自封的。1915年11月的感恩节晚上，西蒙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石头山(Stone Mountain)山顶，扎起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约齐了全国各地的前“三K党”头目，和乔治亚州本地的“玛丽·范根武士团三K党(Knight of Mary Phagan)”，总共15人开会。

在零下45°的严寒天气下，在燃烧的十字架前，在多位最原始福雷斯特时代老“三K党”徒的见证下，宣誓出任“隐形帝国武士三K党(Invisible Empire of the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的“大魔头”。由于该十字架十分庞大，燃烧之时，远在数里之外的亚特兰大市，对其依然清晰可见。

“范根武士团三K党”是来自乔治亚州的“三K党”，范根是一位15岁的白人幼女，她在一间铅笔工厂工作，因为身材丰满，长相美丽而被色迷心窍的犹太人经理里欧·马克斯·弗兰克(Leo Max Frank)奸杀，弃尸地库，导致在1915年8月17日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私刑处死大案，由于这是一件影响深远而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近代私刑处死案例，所以我特别为此案而撰写了一章《里欧·弗兰克私刑处死案》，对此事件有着详细而完整的撰写与评论。

西蒙斯于1880年5月6日在阿拉巴马州哈帕斯维尔市(Harpurville)出生，他的父亲加尔文·亨利·西蒙斯(Calvin Henry Simmons)是一位医生，母亲拉沃尼亚·戴维(Lavonia David)是一位中学老师。

西蒙斯宣称自己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读过医科，但他不是医生。后来又想改行成为基督教牧师，在“卫理公会教堂(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传教，但是由于思想混沌，言语乏味，被“卫理公会教堂”在1912年以“无法称职”为理由革职，成为失业汉。

西蒙斯曾参加过美国陆军，参与过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官阶不详，他自己说是“上校”。1915年，在从一场汽车交通意外的病伤中恢复后，受到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影响，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暴力分子，他在教堂和“三K党”的场合里，公开宣扬白人至上，并指出他的敌人是黑人、犹太人、有色人种移民和天主教教徒。

数年间，“三K党”在他的吹嘘下人数暴增，竟有数万之众。但好景不长，这种现象很快就因美国政府的介入而开始崩溃。1921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法规委员会(US House Committee on Rules)召开有关“三K党”暴行的调查听证会，西蒙斯被票传出席为证人。

在国会议员尖锐的诘问下，他表现的像个小丑，绝口否认涉及任何的种族歧视和暴力。这次的听证会，虽然没有将他关进监狱，但他藏头缩尾的懦夫形象，却使他在“三K党”内失去了支持，从此没有了市场。

在西蒙斯的任内，最为全美国“三K党”所津津乐道的，就是西蒙斯亲赴白宫，在“绿厅(The Green Room)”里为美国第29任总统华伦·盖莫里尔·哈定(President Warren Gamaliel Harding)主持入党仪式。根据美国作家温·韦德的论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哈定总统同意宣誓成为三K党党员时，西蒙斯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以西蒙斯为首的5人仪式团依时在白宫的绿厅举行，由于仪式团团员太过于紧张，居然把《圣经》遗留在车子里，哈定总统只得叫人将白宫的《圣经》取来使用。

仪式进行时，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允许他在漫长的入党仪式中，用手肘支撑在桌子上。为了表示他的谢意，哈定总统在仪式结束后，送给那5位仪式团每人一块专为美国战争部制作的车牌，这种车牌可以在全美国各地任意穿越交通红灯而无人可拦阻。”

1922年11月，海勒姆·韦斯利·埃文斯(Hiram Wesley Evans)运用政治手段，“推选”西蒙斯为“三K党名誉终身大魔头”，实际上是将他架空，使自己成为新一代的“三K党”领袖。1945年5月18日，西蒙斯病死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得年65岁。

随着各种历史文件的出土，这些一直只在民间传闻的小道消息，被逐一证实。近年来的美国“三K党”意图假借有些美国总统曾经是他们党员的名人效应，再度的借尸还魂，一改其保密的传统，数次公开承认并且证实了这5位前美国总统曾经是他们党徒：

第一位是美国第25任的威廉·麦金利总统；第二位是美国第28任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Thomas Woodrow Wilson)；第三位是美国第29任的华伦·哈定总统；第四位是美国第30任的约翰·小柯立芝总统；第五位是美国第33任的哈利·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从所有的文件包括他的签字在内，哈利·杜鲁门总统的名字都是“Harry S. Truman”，但是很少人知道那个“S”代表的是什么字，各种资料和百科全书也都查不出来。后来一位历史学家终于研究出来了，原来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S”字。杜鲁门的祖父叫做“安德森·斯普·杜鲁门(Anderson Shipp Truman)”，外祖父叫做“所罗门·杨格(Solomon Young)”，两位祖父的名字都有“S”字，为了纪念他们，故以“S”单字为中名。

埃文斯于 1881 年 9 月 21 日在阿拉巴马州阿什兰市(Ashland)出生，他的父亲海勒姆·马丁·埃文斯(Hiram Martin Evans)和母亲乔治亚·安·斯特里普林(Georgia Ann Striplin)都是中产阶级商人，埃文斯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读牙科，但没有毕业，后来在德克萨斯达拉斯市(Dallas)从事牙医工作。

埃文斯是一位有见识和能力的人，他在 1920 年加入“隐形帝国武士三 K 党”，两年后就爬上了“隐形帝国武士三 K 党”的顶峰。在“隐形帝国武士三 K 党”内的两年间，他目睹了西蒙斯的贪污腐败，死命捞钱的恶劣作风，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埃文斯决定取西蒙取而代之。

埃文斯上台后，除了西蒙斯的反黑人、犹太人、有色人种移民和天主教教徒外，又创造性地加上“反共产党”和“反美国政府”两大诉求。可是埃文斯的命运并不太好，除了来自美国政府的法律麻烦外，还要解决美国国内经济大萧条而带来的经济干涸问题。

为了使“三 K 党”走向全国化，也为了要向全国人民展示“三 K 党”的力量，埃文斯在 1926 年 9 月 13 日，率领着四万名“三 K 党”党徒，穿戴着白袍三角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举行示威大游行。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发布的资料，在 1920 年时，美国的白种成年人有 3,100 万人，美国“三 K 党”成员居然高达 500 万人之众，扣除了移民、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徒的白人外，“三 K 党”党员的比例是占全国 15%的成年白人，是为美国“三 K 党”的鼎盛时期。

埃文斯在“三 K 党”任内的第二件杰作，就是公开地以“三 K 党”的名义，全力帮助“三 K 党”党徒柯立芝总统连任，柯立芝当选连任后，按照“三 K 党”的意识形态，大力推行反对移民与罗马天主教政策，作为报酬。

1930 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扼杀了美国“三 K 党”的经济命脉，会员开始大量地流失。为了节省经费，埃文斯下令“三 K 党”不再从事任何的政治活动。1939 年，“三 K 党”在严重缺乏运作资金的情况下，已经寸步难行，加上“三 K 党”在美国人民心中的丑陋形象，更使之无法募到运作资金。

为了避免破产，埃文斯将会员不到三万人的“三 K 党”卖给了詹姆斯·科莱斯科特和塞缪尔·格林(Samuel Green)。1966 年 9 月 14 日，埃文斯病死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得年 85 岁。

科莱斯科特是一位兽医，他的专长是医治野兽而不是人类，而且他的流年，并不比他的前任埃文斯好。他与德国纳粹党徒的眉来眼去使他自绝于美国人民，而“三 K 党”暴力介入 1943 年“底特律种族大暴动(Detroit Race Riot)”，促使美国司法部深入调查“三 K 党”的暴力犯罪行为，拉开了“三 K 党”灭亡的序幕。

底特律种族大暴动是一幕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史上的悲剧。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军工业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格外昌盛，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前往工作和定居，人口膨胀，使生活环境更为困难。1943 年，有 30 万名白人和 5 万名非洲裔美国人涌进了底特律市工作，这个数字使当地的白人异常的反感，认为这些外来者有可能抢走本来应该是属于他们白人的饭碗。

在“三 K 党”的推波逐澜下，黑白族群的紧张关系日渐严重，摩擦之事，无日无之，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无法掌控。1943 年 6 月 20 日，一个炎热的星期六的夜晚，在底特律市贝勒岛(Belle Isle)一间酒吧的外面，一名白人和一名黑人因为口角而动手打了起来，本来只是一件小事，却在“三 K 党”的起哄下变成了一场群架，继而演变成一场种族大暴动。

三 K 党借机造谣说，事件是因为一位黑人奸杀了一位白人妇女而引起的，同样的，相反的谣言亦在黑人之间传开来，种族仇恨的情绪使双方在都没有对事实进行核对前就用暴力来消恨，一夜之间，居民完全失控，打、砸、抢和强奸妇女等暴行，随处可见。

密歇根州州长哈里·凯利(Governor Harry Kelly)与底特律市市长爱德华·杰弗里斯(Mayor Edward Jeffries)急电白宫，要求美国军队进驻，维持治安，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下令国民军入城，才恢复了治安。

三天的种族大暴动下来，9 名白人和 25 名黑人死亡，600 人受伤，其中 75%是黑人，1,800 人被捕，其中 85%是黑人，财产损失高达 200 万元。

美国税务局于 1944 年要求科莱斯科特和他的“三 K 党”补偿欠税 68 万 5 千元，这个打击逼得科莱斯科特不得不将“三 K 党”解散。五年的“三 K 党”头子干下来，不但使科莱斯科特声名扫地，还使他筋疲力尽，精神失常，于 1950 年 1 月 12 日病死在佛罗里达州考罗尔·加布尔市(Coral Gables)，得年 69 岁。

科莱斯科特的“三 K 党”合伙人格林觉得自己是一位与人类打交道的接生医生，和与畜牲打交道的科莱斯科特不一样，同时他也咽不下血本无归的鸟气，于是在“三 K 党”收摊两年后的 1949 年 8 月 4 日，他又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借尸还魂，意图死灰复燃，重新开张，准备大干一番。

由于害怕美国税务局找他麻烦，格林于 1946 年登基就任美国“三 K 党”最高统帅时，并不敢冒用大魔头的衔头，他谦虚地自封为“三 K 党大恐龙”，实际上就是“三 K 党大魔头”，他也谨慎地为他的新美国“三 K 党”命名：“乔治亚三 K 党协会(Association of Georgia Klan)”，作为他向全美国发号施令的总部。

虽然小心又谨慎，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的算盘又打错了。这次完蛋的原因，不是来自美国政府，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上帝。1949 年 8 月 18 日，平常健康良好而且只有 59 岁的格林，在刚当了“三 K 党”头子两个星期，就突然心脏病爆发，“蒙主宠召”去了。

格林死后，美国“三 K 党”进入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的战国年代。对于已经是穷途末路的“三 K 党”来说，这个散伙决定引起的恶性循环，倒不是“三 K 党”的组织，而是“三 K 党”的招牌，至此以后，“三 K 党”这块招牌，不再属于任何人独有。

美国“三 K 党”迷失了方向后，变成了党内山头林立，党外借机揩油，许多根本不是“三 K 党”的外围组织，纷纷假借“三 K 党”的名义大搞钱财，图利腰包。一时间，挂着“三 K 党”的各种名称的“三 K 党”，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三 K 党”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性组织，各地 60 个多个派系均行其事，连同分部，多达 100 余家。

在这些真真假假形形色色的“三 K 党”中，比较出名的有：“起义军三 K 党(The Rebel Troopers of the Ku Klux Klan)”“卫士三 K 党(The Yeoman of the Ku Klux Klan)”“战士三 K 党(The Soldiers of the Ku Klux Klan)”“武士三 K 党(The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南方白武士三 K 党(The Southern White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奥林三 K 党(The Orion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南方十字架军事三 K 党(The Southern Cross Militant of the Ku Klux Klan)”“刺刀武士三 K 党(The Bayou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路易斯安纳白武士三 K 党(The Louisiana White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联合武士三 K 党(The United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神秘武士三 K 党(The Mystic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赛尔特柯克三 K 党(The Keltic Kirk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隐形皇帝武士三 K 党(The Invisible

Empire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 “白山茶花武士三K党(The White Camellia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和“美国皇家武士三K党(The Imperial Klan of America Knight of the Ku Klux Klan)”等60余家。

格林的突然去世，使“三K党”立即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中。乔治亚州警察调查局局长塞缪尔·罗珀(Samuel Roper)被推上台，出任美国“三K党”的“大魔头”。当差出身的罗珀有着自知之明，在宣誓就职之前，即明确表态，自己是临时过渡性的“大魔头”，一旦真命天子出现就立即让位。事实证明罗珀是言而有信的，不到一年的光景，他就将美国“三K党大魔头”的宝座，拱手让给了汽车工人埃尔登·李·爱德华兹(Eldon Lee Edwards)。

在乔治亚州亚特兰特市汽车工厂上班，只拿周薪92元的爱德华兹，由于他的种族歧视政策和荒唐理论，很合“三K党”的口味，宣誓就任“三K党”的“大魔头”后，无疑一步登天，海阔天空起来。

爱德华兹上台后，依然用“三K党”那套封建、愚昧、荒唐、落后和错乱的谎言来欺骗美国人民。爱德华兹虽然不学无术，但最拿手的理论好戏，就是振振有词地说，他的种族歧视观念是来自《圣经》，来自上帝，来自耶稣基督，因为将人类做成各种肤色，就是上帝的本意，不然的话，上帝当初做人之时，为什么不将人类做成单一肤色呢？

爱德华兹更经常地鼓吹和推销他的纯白人血统论，他认为如果“白人只要身体里有一滴有色人种的血液的话，就不算是纯种白人”。凭着这种纯种白人论，爱德华兹居然有着一定的市场，他上台后才改名为“美国武士三K党(United States Knights of the Ku Klux Klan)”，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在美国九个州里，招得了1万5千名会众。

1957年5月5日，爱德华兹全副“三K党”打扮，白帽白袍，以“三K党”的“大魔头”身份，接受美国广播电台名记者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访问。华莱士就他的“只要身体里有一滴有色人种的血液的话就不算是纯种白人”的理论，提出了一个疑问，要爱德华兹回答：

“根据美国陆军军医长的公开证词，美国军医在战场上为美国受伤的军人做紧急输血救命时，并没有什么黑人白人之血的分别。那么，太多的白人身上，已经在流着黑人不只‘一滴有色人种的血液’，那该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三K党白人是到底是接受输血救命，还是会宁死保纯呢？”

这位“三K党”的“大魔头”在忸怩作态一番后，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得顾左右而言他了。其实不是这位“三K党”头子不愿回答，而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位“三K党”是会“宁死保纯”的。

爱德华兹在当家后，为了以正视听，将拥有1万5千名会员的“美国武士三K党”改名为“美国三K党(The United States Klan)”。除此以外，一无是处。他在“美国三K党”大魔头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直到死亡为止。

爱德华兹迷信纯种白人论是至死不变的。他在1960年8月1日因心脏病爆发去世前，还在公开演讲说：“与共产党和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相比，我们更有权利组织三K党，白色人种是这个国家的继承人，我们并没有投降的打算。”

这段时期，“三K党”的头子好像与汽车有着特别的缘份。死了一个修汽车的头子，又来了一位卖汽车的而且是卖二手汽车的老大。这倒不是说卖二手汽车有什么不好，也不是说应该有什么职业歧视，而是美国的社会文化使然。在美国民间，普遍地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在美国有两种人是不能相信的：卖二手汽车的经纪人与美国众议员。

爱德华兹之死，引发了“三K党”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看来卖二手汽车的经纪人是比修汽车的工人更能说会道，罗伯特·迈克尔·谢尔顿(Robert Michael Shelton)在摆平了党内群雄后，于1961年出任“三K党”的“大魔头”。

谢尔顿任内，“美国联合三K党”的暴力犯罪行为达到了历史新高，几乎大部分伤天害理的犯罪勾当，都是在他的任内发生的，谢尔顿是难逃罪责的。

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16街浸礼会教堂炸弹案(Sixteenth Street Baptist Church bombing)”和1981年的“迈克尔·唐纳德谋杀案(Murder of Michael Donald)”等，都是“美国联合三K党”干出来的罪行。

在巅峰状态时期，“美国联合三K党”的党员人数，曾达到30,000人之巨。1966年，美国国会“非美国人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向谢尔顿发出传票，勒令他交出“美国联合三K党”的党员名单人册，谢尔顿拒绝之，被美国法庭以“藐视美国国会”的罪名，判处入狱1年，和罚款\$1,000.00元。

谢尔顿上台后雄心大志，要将四分五裂的各路美国“三K党”，统一在他新创建的“美国联合三K党”的旗下。“美国联合三K党”财雄势大，兵强马壮，称霸美南，其党员的人数，是其它美国各地“三K党”人数的总和，因而是全美“三K党”马首是瞻的龙头。

谢尔顿在位17年，的确是成功地将犹如一盘散沙的各路真假大小的“三K党”，用法律加纪律强行捏到了一块，这固然是为“三K党”带来了一番中兴的新气象，但在权力与义务的平等原则下，也为“三K党”带来了一场新的毁灭。

语云人算不如天算，世间事物，有其利则必有其弊。谢尔顿在将“三K党”归统在他的“美国联合三K党”后，未得其利，先受其害。1987年，“美国联合三K党”党员亨利·海斯(Henry Hays)因为种族仇恨的原因，将无辜的非洲裔男孩子迈克尔·唐纳德施以私刑处死后，被他勇敢的母亲在美国法庭以民事起诉之，要求赔偿。

美国法庭裁决“美国联合三K党”要负全责，赔偿唐纳德的家人70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美国联合三K党”与其有关联的大小真假“三K党”，立即倾覆完蛋于一夜之间，因为就算是变卖光所有的“三K党”的产业，也凑不出700万元来。至此以后，“美国三K党”只得散伙，自己走进了历史的垃圾炉中。

由于“三K党”本身就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半地下恐怖组织，全靠暴力来强行推销他们的那套所谓白人至上的歪理和谬论。他们除了两眼和口鼻露在外面之外，身体其他部分全用白布白袍罩着，这样的制服，其功用有三：

第一，防范被人认出他们的嘴脸而带来的以其人之道来报复于其人之身的大祸；第二，防范被美国治安人员认出而被拘捕；第三，用一种恐怖主义的形象来吓唬非洲裔美国人，使他们见而惧之，从而达到威慑的结果。

在1869年至1871年之间，“三K党”为了扬名立威，为了抵抗美国政府的《重建计划》，他们疯狂地谋杀非洲裔美国人，纵火烧毁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房子，纵火烧毁非洲裔社区的教堂和学校，将他们驱离家园，使数以千计的非洲裔美国人流离失所。

“三K党”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他们脱下那件羞耻的白袍子之后，伪装成道貌岸然的绅士，大量地加入美国共和党，渗透到法院、州长、牧师、教师、律师、法官、国会议员甚至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职位上，一逮住有利的时机，就借题发挥、兴风作浪。

在“三K党”的鼎盛时期，其邪恶的黑势力，几乎垄断和掌控了美国南方的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德克萨斯州和阿拉巴马等州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系统。

南卡罗来纳州的三位国会议员和多位社会贤达，都成了“三K党”祭旗政策下的黑枪冤魂。最著名的“三K党”谋杀案是1868年10月22日，发生在阿肯色州的美国众议员詹姆斯·海因兹(US Congressman James Hinds)凶杀案。

海因兹只不过是在公开场所，口头上批评了几句“三K党”，就惹来了杀身之祸。海因兹于1833年12月5日在纽约州希伯伦市(Hebron, New York)出生。他父亲查尔斯·海因兹(Charles Hinds)和母亲珍·海因兹(Jane Hinds)都是善良的普通美国人，家中6个子女，海因兹排行老么。

海因兹在纽约的普通学校毕业，密苏里州圣路士市(St. Louis)攻读法学院，最后于1856年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法学院(Cincinnati Law School)”取得法律学位，开始在明尼苏达州圣彼得斯市(St. Peters)作为执业律师。

1865年，海因兹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搬到阿肯色州普勒斯基县小石城(Little Rocks, Pulaski County)定居，在那里，他的小儿子来到了人间。1868年10月22日，海因兹与友人约瑟夫·布鲁克斯(Joseph Brooks)一齐骑马前往阿肯色州门罗县印第安湾(Indian Bay, Monroe County)发表演讲。

在离开目的地6英里之处，受到“三K党”头子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从后背开枪暗算，海因兹中枪，从马上摔下来，掉到路边，几个小时后才被过路的人发现，在他告诉了路人乔治·克拉克是杀害他的凶手后，含恨而逝。斯时也，海因兹的小儿子才只有15个月，令人伤感。

在美国历史上，连同海因兹在内，共有6个美国众议员被“三K党”刺杀。胆敢在光天化日下公开暗算海因兹的克拉克来头不小，他除了是“三K党”的头子外，还是阿肯色州门罗县美国民主党委员会的秘书长。

1955年，格林斯巴勒市“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阿伦·特里利斯教授(Professor Allen Trelease)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三K党”暴行的大作：《白色的恐怖：三K党的阴谋与南方重建计划(White Terror: The Ku Klux Klan conspiracy and Southern Reconstruction)》，其中就有对此案着重的报导和撰写。

“三K党”由于信仰和迷信暴力，他们决定用暴力来开疆辟土、提高士气，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无论是黑是白，不管是商是官，一律视之为必须要用暴力清除掉的敌人。由1865年1月至1867年6月的18个月间，光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州，就有197件“三K党”谋杀血案和548宗“三K党”袭击案，由此可见“三K党”的横行霸道和无法无天的程度。(待续)

2011年4月6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